

范節庵刻竹治印書畫合集



春近山中日漸長
 中：坡雲間出吉祥山不誤
 座元酒素而亦人融後狂
 壯遊刻竹第一代傳人山陰范節庵寫

范節庵
 治印

范節庵
刻竹治印書畫合集

張國基題



ISBN 7-5601-1126-2/J·30 定价:(平)10.00元
 (精)15.00元



自序

我在幼年時，先父經常帶着我去故宮博物院參觀古玩字畫。因先父性嗜文玩，家中亦藏有不少古書古畫，瓷器端硯，圖章漢印等。耳濡目染，我對這些古董多少也產生了興趣，特別對印章最喜歡，因為沾上印泥往白紙上一按就會現出各式各樣美麗的圖案和文字。為此，我一再央求先父給我找老師學篆刻。記得在我十歲那年，四月中旬的一天，是個晴朗的上午，先父領我到宣武門外北半截胡同廣和居飯莊去行拜師禮。當時桌上擺着香爐臘乾和供果等物，正面供着「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之神位」的牌位，我先向孔子牌位磕頭，再給老師磕頭拜師行禮，然後便同老師和幾位父執共進午餐，拜師儀式就算完成了。

我的啟蒙老師姓徐名鈍根。開始學習的時候，老師反復教導我說：「要想學好篆刻，首先要讀經史子集，詩詞歌賦，有了文化修養，刻出來的東西才能脫俗，所謂不食人間烟火氣。」

老師教我讀四書、古文以外，還教我寫柳公權玄秘塔帖和篆書嶧山石刻，同時教我寫印樣、刀法和刻印。我把家裏收藏的印譜拿給老師看，老師教我多讀「飛鴻堂印譜」和用心琢磨「趙之謙收藏秦漢印譜」，并一再強調學習篆刻必須從秦漢規

範入手。後來先父拿我的作品請壽石工老師指教，壽老師說：「徐老對秦漢印的研究很有心得，令郎從徐老學刻印的路子走對了，以後我可以給他講講流派。」後來壽先生送給我兩本他自刻的詞牌子印譜，我看了後很欣賞壽老的治印風格，它比漢印工整之外又活潑流暢且不失高雅古樸。所以，我逐漸又學習起壽老的印章風格。

除了篆刻印章，我對家裏的竹器雕刻也十分喜愛，十五歲時經父執介紹又拜張志魚老師學習刻竹。張志魚老師，字瘦梅，為當時的書法篆刻名家，又是北派刻竹的創始人，有「寄斯庵印痕」傳世，記得我刻竹的處女作品是一個竹筆擱，老師在上面親筆寫了「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」一段話，我小心地刻了兩天才刻完，老師看後很驚奇地說：「可能有刻印的基礎，所以比我想象的要好的多，但是刻竹因有竹紋的關係，刀子運用不當容易跑刀，撕裂竹紋，不過我看你還是能够學好的，可以看出你的用刀方法和南派刻竹刀法類似，這和我的執刀法截然不同，我創始的北派刻竹，執刀法是執刀如執筆，入刀直行而不是橫行，這樣比南刻的筆劃略深，刀法粗獷明快，要刻出完美的形質和生動的神韻。為此自己必須要能書善畫，這樣才能刻出自己的風格來。」為此，張老師又把我介紹給章維漢老師學畫。章維漢老師字浩如，是前清如意館的宮廷畫師。他的為人忠厚正直，山水、人物、翎毛、花卉無一不能，擬石濤大滌子的畫可以亂真，惜不善逢迎，故名氣不顯，有些名家如秦仲文等都是他的學生。章老除教授書、畫外還諄諄教導學生「人品第一」，至今回憶章老音容慈貌，猶在耳目。章老知我喜愛畫梅又傳授我小寫意勾勒填色畫梅法，章老說，在前清宮廷裏都喜歡用這種小寫意梅花畫裝飾扇芯。時隔多年，我現仍常以畫梅消遣。

我向張老師學習刻竹經歷了一番刻苦的過程，那時張老師嗜鴉片烟，每天早六、七點鐘入睡，下午二、三點鐘起床。會見客人，到晚上九、十點鐘客人散盡才開始工作，一直到天亮。所以要想把他的技藝學到手，白天是無法學到的。要學，只好陪他熬夜。後來我就經常在夜間向他學藝，幫他刻些朋友求刻的扇骨、圖章等，以減少他的工作量。

張老師在親授刻竹技巧的時候對我說：「你們師兄弟很多，但目前能繼承我刻竹藝術的只有你師兄王竹庵一人，另一個是郭慶華也很聰明，可惜在一年前不幸夭折了，看來好的學生也不易得，幾個月來我看你經常夜間看我雕刻，精心學藝而且進步很快，你要認真從章老學畫，我也很願意把全部的技藝傳授于你，望你和竹庵兩人再傳下去，使北派刻竹躋于祖國藝術之林，發揚光大，永傳後世，我也放心了。」

張老師對刻竹藝術是有貢獻的，他與張大千、溥心畬、汪慎生、徐燕蓀等人合作，把他們的書畫作品用深淺不同的刀法刻在扇骨上，不但能維妙維肖地反映出筆墨的乾、濕、濃、淡，而且還能保留各名家不同流派的神韻。

張老師首創的沙地留青皮雕頗受時人歡迎，扇骨是從南方扇莊定制的帶有青皮的竹扇，在上面刻成陽文的書或畫，然後將地子鏟平，再用刀尖挑出沙粒形狀的地子，刻成後經過打蠟拋光，地子呈淡黃色，畫面是淺嫩綠色，非常雅致美觀。

另有一種用湘妃竹製成的扇骨在當時很名貴，張老師每年春季去楊梅竹斜街買扇骨，發現有的湘妃竹扇骨因裝箱不慎被釘劃傷，因而售價低廉，他買回來利用湘妃花紋做梅花朵，再依花朵雕出枝干，然後將地子鏟平，挑出沙地，製成湘妃補花巧雕，頗具欣賞價值，也很受時人的喜愛。

張老師對刻竹藝術還有許多創新的刀法，無論雕刻工筆、寫意畫以及摹刻泉幣、秦磚漢瓦、浮雕淺刻都能恰到好處，令人愛不釋手。鄭孝胥曾贊揚說：「張老雕刻精妙絕倫，殆為南派所不逮，他日有增編竹人錄者瘦梅必為北派之祖矣。」

1936年張志魚老師和幾位前輩如壽石工、溥心畬、徐燕蓀、章浩如、汪慎生、蕭謙中、陳半丁等人推薦我在琉璃廠榮寶齋、倫池齋、清秘閣、銘泉閣等南紙店懸澗齋刻。十幾年內我累計所刻扇骨三千余柄，還有筆筒、手枕等竹器多件，篆刻各類印章不計其數，可惜這些刻件的拓片和印樣在六十年代統統被毀掉了。1949年我參加了東城區教育工作，對於刻竹治印僅在業余閑暇偶一為之而已。1979年退休後，時間充裕了，遂日以書畫篆刻自娛，偶應燕京書畫社、北京畫店等處之約為其篆刻印章，書寫繪畫，有時也偶在報刊雜誌上發表一些小文和印稿，因而也引來不少愛好篆刻和書畫的青年上門切磋藝術。對

于刻竹之技常依戀于懷，苦于原材料缺乏，我于1982年去南方，在蘇州訂購了一批扇骨、手枕等準備刻些成品留下來。

張老師于1962年病故于上海，王竹庵師兄于1978年病故于天津，對介紹張志魚老師苦心孤詣首創北派刻竹的功績和繼傳薪火的重擔，自然地落在我的肩上。現在社會上對北派刻竹藝術知道的人不多，我除了廣為介紹張老師的功績外，決心再物色幾個有志于學習北派刻竹藝術的青年，按照張老師對我的教誨方法，繼續傳給他們，使北派刻竹藝術後繼有人，以盡我對老師的緬懷和心願。

北派刻竹第一代傳人 范節庵

1991年1月8日

以印仁弟敏而好學瘦梅
足得吾兄生也集詩書畫
於一身善弱兄嘗贊其為
年篆刻家並刻竹妙手余
與君中石工二兄亦有識同乃
今青年中之佼佼者也
刻竹有傳人矣

癸未長夏

栗逸士傳儒



范節庵浙江紹興山陰縣人年二十四歲是已故北京
金石篆刻家並刻竹名師張志魚先生的學生承師傳
工刻竹及篆刻圖章四十多年前即從事篆刻數十年
來其所刻角骨不以數子柄皆雕等筒手批等竹器甚
夥其篆刻印亭法宗秦漢旁通清代篆刻家皖派鄧石
如浙派丁敬身之妙并兼研趙之謙黃牧甫吳昌碩等派而
有心得為三十年代之篆刻家之一于篆刻隸書法外并工
繪梅花法師金冬心一路且兼融己意清雅雋永 金武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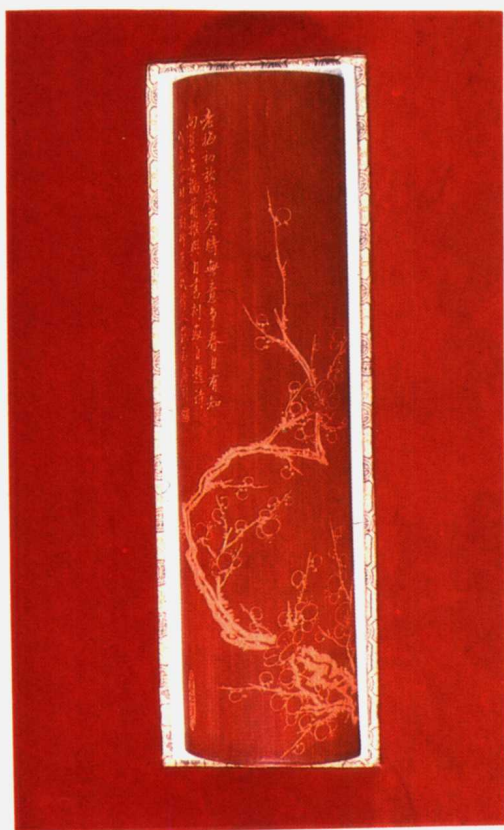
先齊遠實

希庵方家種正

先齊遠實

範節庵七十歲所刻梅花手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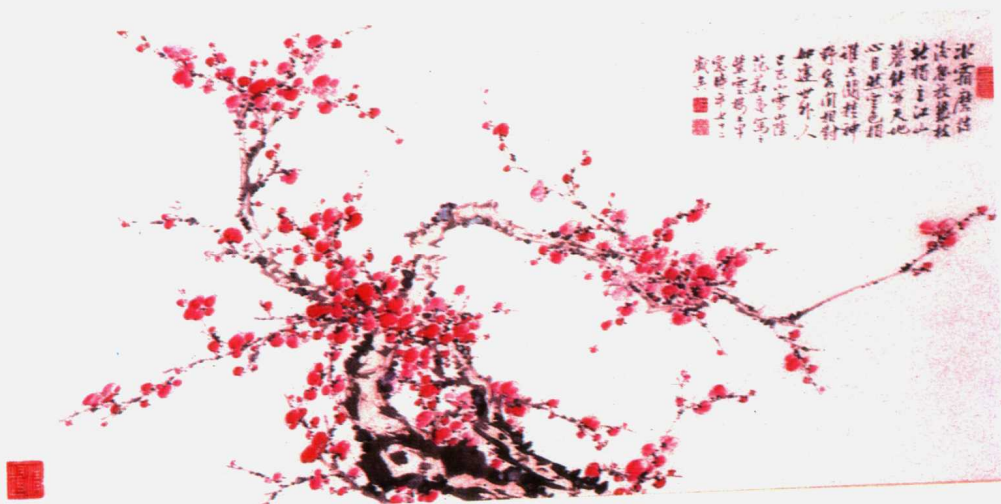
(原大長40公分寬13公分)



範節庵六十五歲刻憚南田花卉手枕(原大長19公分寬7公分)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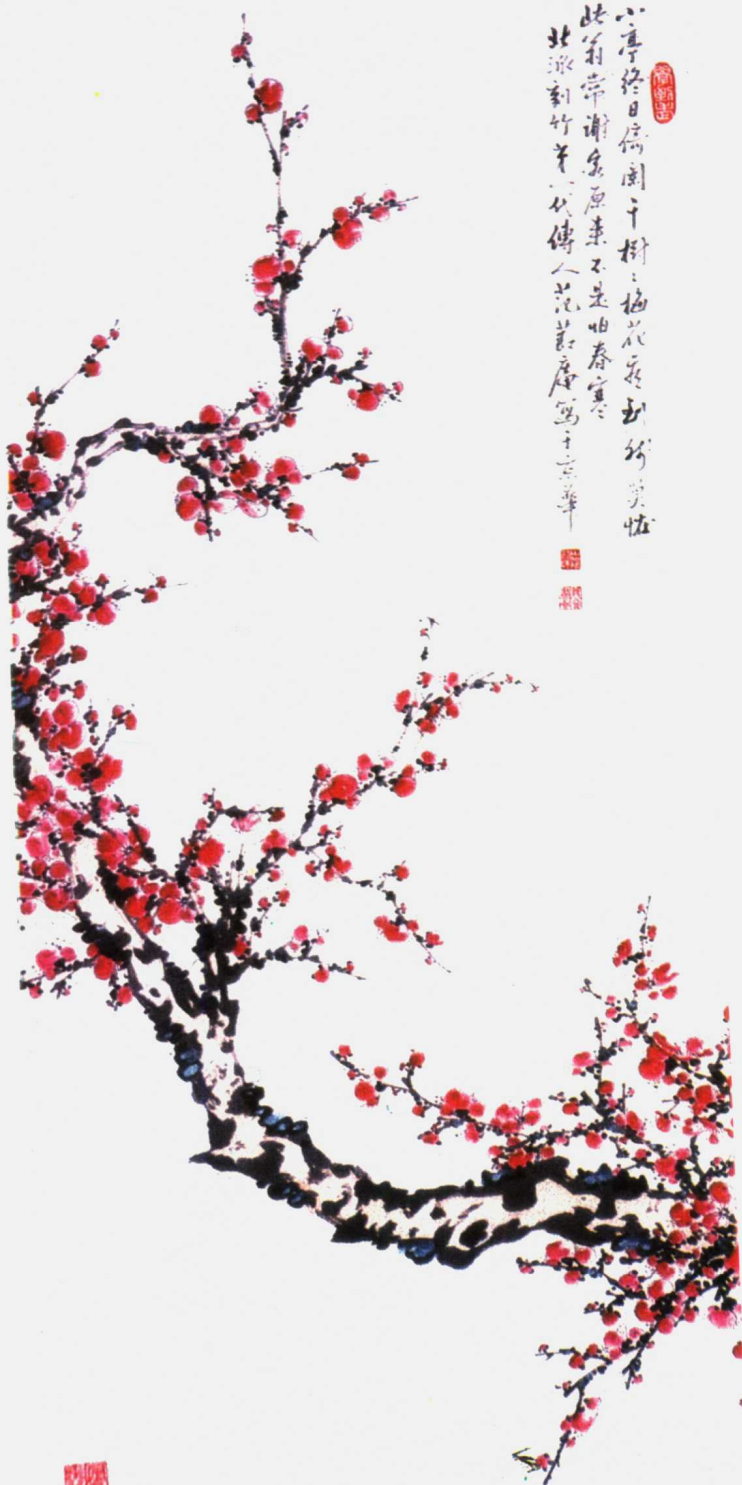


微雪初晴月半池
 溪頭遙見仰藥枝清香
 傳得天心在
 未許尋常
 北溪劉牧
 代傳人范若庵
 寫



從來不見梅妝信
 自拈來甘有神
 不信試取
 千夢村東
 賦詩
 便成春

北溪翁
 筆
 人
 意
 寫



小亭终日倚窗中
 梅蕊初开春意浓
 此有常谢象原来
 不是由春官
 北派新竹笔代傅人范嘉庚画于三平



